

法兰西文化 的魅力

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寻踪

郭华榕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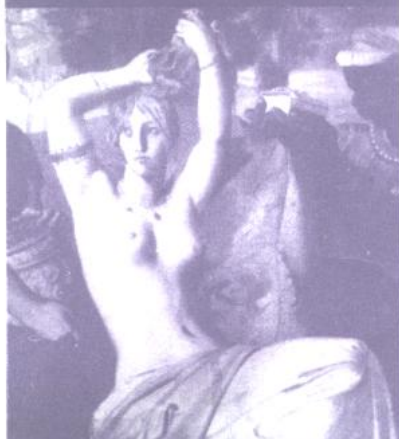
.565

K107.565
G805

法兰西文化 的魅力

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寻踪

郭华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034024

(京)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 苑兴华

封面设计: 宁成春

法兰西文化的魅力

FALANXI WENHUA DE MEI LI

——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寻踪

郭 华 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63,000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定价: 7.50元

ISBN7-108-00460-7/G·72

序

法兰西文化，中国知识界对它并不陌生。十九世纪中叶的巴尔扎克、斯汤达尔、大仲马、雨果、乔治·桑与凡尔纳的小说拥有众多读者；德拉克洛瓦、科罗、库尔贝、马奈、莫奈和米勒的绘画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奥劳巴赫、伯辽兹和比才的乐曲不乏知音。过去，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蒲鲁东的思想曾遭到严厉批判，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则作为世界名著翻译出版。总之，人们对法兰西文化并不陌生。

但是，“并不陌生”并不等于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在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全中国人民正积极投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热潮的今日，必须率直承认，我们对法兰西文化还有许多不了解或不甚了解的东西。

德拉克洛瓦以其画笔展现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革命；科罗作品的梦幻境界为绘画增添了诗意；雨果使尖刻的政治抨击达到登峰造极；乔治·桑在1848年革命时曾参加内政部工作；大仲马冒着生命危险为起义的巴黎运来大批弹药；巴尔扎克依靠墨水与黑咖啡创作《人间喜剧》；《红与黑》的作者曾在拿破仑的大军中热忱服役；印象派绘画的异军突起与科技界对光线的进一步认识紧密相联；凡尔纳科幻小说的脱颖而出与工业革命的到来休戚相关。蒲鲁东的思想影响了两代法国工人；拉马丁的作品是文学、史学与政治的三位一体；梯也尔与基佐则集政治家与史学家于一身；拿破仑三世一度埋头撰写《凯撒传》；朱尔·西蒙是女工问题的较早研究者；

托克维尔的著述至今在西方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凡此种种，显然不是阅读几部小说、参观几次画展、欣赏数支乐曲，即能了然此中曲折的。

只有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察，才能比较深入的了解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科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风云突变的政治斗争，都是民族文化结构中互相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在画坛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古典主义的衰落，浪漫主义的时兴，现实主义的发展与印象主义的崛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兰西民族文化观念的嬗变更新。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官方文化与非官方文化曾多次发生冲突：库尔贝“异端”的现实主义画展所引起的轰动；福楼拜因创作小说《包法利夫人》而遭到控告；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的被删砍；乔治·桑与教权派的较量；雨果在流亡中从窗户眺望祖国；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的问世在绘画界引起的争议……，诸如此类的冲突，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法兰西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火车取代了马车，轮船取代了帆船，电灯、电报和照相机开始使用，衬衣逐渐普及，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是，小农依然迷恋土地，教堂尖顶的熠熠光彩依然辉映着蓝天……，诸如此类的生活画面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法兰西文化的进取性和兼容性。

求索，不断地求索，多方面的求索，这是十九世纪中叶法兰西文化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官方的否定，法庭的判决，沙龙的拒绝，保守势力的贬低，皆阻挡不住新的文化潮流的前进。肩上沉重的债务没有使作家停止笔耕；无钱购买颜料不能令画家放弃构思，我们的同行——秉笔直书的史学家在遭遇撤职、停课、避居外省和流亡国外的厄运时，依旧握笔著述，谈古论今。这是为什么？

为的是探求真理！为的是寻求光明！

《法兰西文化的魅力》一书的作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本书中着力探讨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兰西文化的特点及其魅力所在。在实行对外开放、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今天，作者的这一探讨，无疑将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特色，尤其是法兰西文化的特色。

郭华榕同志在动笔撰写本书时，一再邀我替他写序，其实无论是学识还是资历，我都无力胜任这一工作。但是，我对他致力于法兰西文化史研究的孜孜探求精神极表赞赏。就我见闻所及，目前国内全面介绍法兰西文化的专著还不多，郭华榕同志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有鉴于此，我不揣冒昧写上几句，但愿在世界史界众多专家的努力下，有更多的世界文化史专著问世！

孙 祥 秀

1988. 4

目 录

引 言	1
一、官方文艺 古典主义的衰落	5
二、浪漫主义文艺的延续	28
三、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	74
四、印象主义文艺的兴起	119
五、巴比松、巴那斯与其他	145
六、政府的文化政策 文化冲突	168
七、官方史学 浪漫主义史学	200
八、共和主义史学 “社会主义” 史学	235
九、哲学、科学技术的进步	255
十、城乡社会生活的特色	277
十一、经济起飞 政治演变	305

引 言

历史是“挂小说的钉子”？

伏尔泰曾经指出：“历史只是一幅罪恶与不幸的图画。”大仲马另有一种生动的描绘，他自问自答地解释：“什么是历史？那仅是一颗让我悬挂我的小说的钉子。”罪恶与不幸仅属历史的一个方面。这位启蒙运动的巨人未曾完全理解亲身参加的斗争。那位多产作家酷爱历史题材，却不够尊重历史，将它当作可以随意摆布的物品。历史既不是伏尔泰的图画，也不是大仲马的钉子。历史，即过去的文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远比启蒙思想家与大文豪的上述设想，错综复杂与丰富多采。历史、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求索、冲突与前进。新事物的出现导致与旧传统矛盾，经过多次较量，创新战胜守旧，社会潮流获得迅速发展。

文化反映一个民族发展的水平，追求显示一个民族的活力。法国早在远古，已经发展自己的文明。大约13000年前，在其西南部多尔多涅省的蒙蒂尼亚克，有著名的拉斯科洞窟壁画。此处壁画迟至1940年才由一只狗首先发现，现代人随即找到远古大冰川时代穴居的狩猎者留下的艺术创作。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法兰西文化曾经几度出现繁荣。19世纪中叶文化的迅速发展是法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大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19世纪中初期的进步，为此种发展提供了条件。19世纪中叶，文学与绘画尤其引人注目，当时不少稀世之作问世，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光泽。哲学、史学与自然科学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若干史学名著与科学发明皆属各自

学科的重要成就。与此密不可分的是经济出现飞跃，政治也在不断变革。

“没有个性的诗，
苍白无色”

19世纪中叶，近代法兰西文化再次显示出它的一个特点，即充分表现其个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诗作时，讲了一段精辟的话，也可适用于当时的法兰西文化：“诗人在其作品中，传给后代的，不就是他的个性？要是他的个性不超过其他人，要是个性不占主要地位，他的创作便苍白无色。正是因为如此，每一个伟大诗人的创作，皆是一种完全特殊独创的世界。”当时，欧洲大陆尚未基本完成反封建任务。德意志、意大利、俄罗斯正在发生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大转折。走在前头的法兰西，也正在完成其工业革命。法兰西文化揭露封建制度，冲击陈旧传统，值得肯定；宣传与维护资本主义，无疑有其历史局限性。19世纪中叶，法兰西文化具有突出个性、不愿因循守旧的特色，充分显示其力量和影响。

当时，法兰西文化出现百家荟萃、各派相争的局面。在帝国体制下，尤其50年代专制制度统治下，法兰西文化仍旧充满着活力，也即表现出法兰西民族的生命力。英国一史学家在其《1814—1940年的法国史》一书中冷静指出：“尽管法兰西统治者存在短处，她的军队正在衰落，拥有这样一些（文化）人士的法国，仍然头颅高高地昂起。不论她政治上怎样失败，文化艺术绝对不曾崩溃。”19世纪中叶，法国文艺界僵化与创新、旧派与新潮、官方与反对派同时存在。对抗与交流、写实与印象、人物与风景、神灵的身影与劳动者的姿态……都展现在我们面前。官方支持的派别与支持官方的文人，借助声威和荣誉，自诩正统。但是，其他许多流派，不论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如何，对于官方文艺另有看法。它们摆脱了存在等于真理这一俗套，披荆斩棘走向新的原野。当然，新生流派或反对官方的流派，并非真理的化身。鉴别一个文艺派

别有无价值的标准，首先在于它是否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在评价某个派别时，必须考察它的主流，但也不能仅仅看到主流。

线条、色彩、光 线与追求

19世纪中叶的历史，与法国其他时期的历史相同，只有不断创新，才不至于原地踏步，踟蹰不前。就整个法国历史而言，此时社会的求索与冲突，表现比较充分。有如绘画一般，无疑必须重视物体的线条，但过分强调线条，导致走投无路，于是，人们便去表现色彩的特点。不久，发现过分强调色彩，也会产生困境，人们又去揭示光线的奥秘。而过分追求光线，又使某些画家陷入新的歧途。种种尝试与创新，无法简单地由文化人士主观愿望所决定。第二帝国时期经济的巨大进步，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政治生活的不断演变，日常生活节奏的加快、科学发明的接连出现，皆促使人们以新的眼光在文艺与科技方面不断实践，从而出现新水平的文化。

文化艺术与科技以其独特方式回答当时社会的需求。19世纪中叶法国文化、艺术与科技，如同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一般，经历冲突，但坚持变革，皆在不停地发生变化。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要求十分强烈与广泛，如同滚滚流入海洋的塞纳河，势不可挡。它可能受阻于一时，但终究无法抗拒，直至赢得光明前途。

拿破仑一世有许多言论被后人视作名言，其中一句令人久久回味：“真正的征服，唯一不令人遗憾的征服，就是对于无知的征服。”对于知识的追求，令人心身愉快。笔者在研究法兰西第二帝国^①时，对19世纪中叶法国文化艺术、社会生活，进行一番初浅探讨。请

^① 法兰西第二帝国从1852至1870年，为法国历史一个重要阶段。

读者随同笔者的叙述，了解当时法国文化、社会的奥秘，领略历史发展的力量。本书主要从历史的角度，介绍19世纪中叶的法国文化。笔者对文学、绘画与音乐等艺术的知识十分有限，时间也不允许全身心投入这个广阔的领域。在涉及文化人物、艺术派别问题时，如评价雨果，只表达了自己的一孔之见。同时，在不少问题的说明中，力求采用国际上较新的、较可靠的评判。

众所周知，有关文化、历史，历来存在许多争论，说服他人、与信服他人皆非易事。对于龚古尔兄弟的评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法国著名的拉鲁斯百科全书50年内评价迥然不同，1930年版指出他们为“现实主义者”，1980年版则称他们“自然主义者”。某些法国人认为他们是“印象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另一著名的罗贝尔辞典如此介绍：“他们撰写了许多现实主义小说，自以为由于关注病理学与‘下层阶级’而开辟自然主义之路，但他们不同于这个派别，因为他们有‘艺术性的文体’、充满印象主义的评论与‘热心的速记’，这些使他们表达了‘生活的强度’，有力地表现‘激烈的生活’。”可见，分歧之大，一时难于克服。只有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才能寻得出路。此外还应指出，对于当时普通群众创造的文化艺术，国内外皆缺乏研究，本书仅作少量叙述，有待今后新的探讨。19世纪中叶之前和之后的法国文化，必要时也将涉及。

一、官方文艺

古典主义的衰落

画布上的拿破仑三世

19世纪中叶，法国文化艺术处于发展高潮。各种流派同时并存，既互相竞争，又彼此交流。当时存在若干保守倾向，也出现许多文艺创新。这一切体现了法兰西文化的巨大力量。

当时的政府从未忽视文化艺术的作用，例如第二帝国政府在文化艺术主要领域，一般支持某种流派。属于该派的文化人士多数与杜伊勒里宫关系密切，作品具有一种共性，即为波拿巴王朝服务，官方定货对他们的创作提供方便条件。这些文化人士的政治倾向在于支持第二帝国，某些人甚至担任文化艺术官职。就文艺倾向而言，官方文化人士多属古典主义、伦理主义、学院派或功用主义。但是，如同不能简单对待第二帝国整个历史那样，也不应该轻易将这些人士视作御用文人、宫廷走卒。他们在文化艺术上并非毫无成就，他们也可分别属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甚至可以创造出不少惊世之作。文学界的梅里美是一位代表上述复杂性的人物。官方流派在绘画、文学、雕塑等方面较有影响。这些文艺形式，较易用来赞颂皇帝、美化宫廷，讴歌当时的政治体制。

官方文艺的力量首先在绘画中表现突出。鲜艳色彩，端庄仪表，次要人物与背景的衬托，使绘画较能反映官方意图。著名画家弗朗德兰、万特阿泰、卡巴内尔、库蒂尔、埃内尔、韦尔内与卡罗吕-迪朗在不同程度上属于此种艺术倾向。弗朗德兰、卡巴内尔、



《拿破仑三世》

库蒂尔、卡罗吕·迪朗与埃内尔皆系学院派画家。万特阿泰与韦尔内都是浪漫主义派。韦尔内政治上还属波拿巴派。

官方文艺在绘画方面的主要代表人无疑是伊波利特·弗朗德兰(1809—1864)。他师承安格尔，坚持古典主义风格，是学院派的著名画师，其画作《拿破仑三世》得到官方高度评价。人们在此画的深色背景中，看到这位法国皇帝体形粗短，身躯硬朗，精神饱满，充满自信。作者企图给观众留下拿破仑三世大权在握、江山牢靠的印象。数年前，法国“第二帝国协

会”的若干人士在巴黎对笔者赞赏弗朗德兰的成就，认为这是一幅逼真之作。在瑞士阿雷南贝格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幅拿破仑三世的照片，弗朗德兰的画作与此帧照片大体一致，神态相同，只不过后者系晚年所照，面部表情略显苍老而已。弗朗德兰的这一名作，现在珍藏在凡尔赛城堡。一些对第二帝国持肯定态度的书刊，或用它装饰封面，如保罗·盖里奥1980年再版的《拿破仑三世传》；

或在书内当作重要插图。第二帝国期间，用绘画描绘拿破仑三世及其宫廷者，为数不少。在正面(肯定评价)的描绘中，较有艺术水平的，恐怕应首数弗朗德兰的此幅作品。

《皇后欧仁妮及其 宫中女官们》

法国康边宫^①内，至今收藏着另一幅艺术品，这是根据弗朗兹·万特阿泰(1805—1873)著名画作《拿破仑三世皇帝》，制作而成的绒绣品。它不同于上述弗朗德兰的作品。万特阿泰安排鲜明基调的背景景物，拿破仑三世站立中央，身披白色丝绒夹带深咖啡色斑点



《皇后欧仁妮与其宫中女官们》

① 康边位于巴黎北偏东，相距约100公里。此处9世纪建造一宫殿，1358年在此召开三级会议。1430年，圣女贞德(让娜·达克)在此被布尔戈尼人(旧译勃艮第人)俘虏，后交英国人。18世纪，这座宫殿几经改建。拿破仑三世及皇室以此作行宫，接见宾客、举行宴会与捕猎，以豪华奢侈而举世闻名。该处，现在为一国家博物馆。1918年，德军在附近森林签字停战，1940年法军在此签字停战。这是法兰西民族光荣与耻辱之地。

的披风。画上的法国皇帝，高于他的实际身材，腰部以下比例显得过长。人们看到拿破仑三世如同一国之君，威风凛凛。此画也曾获得官方充分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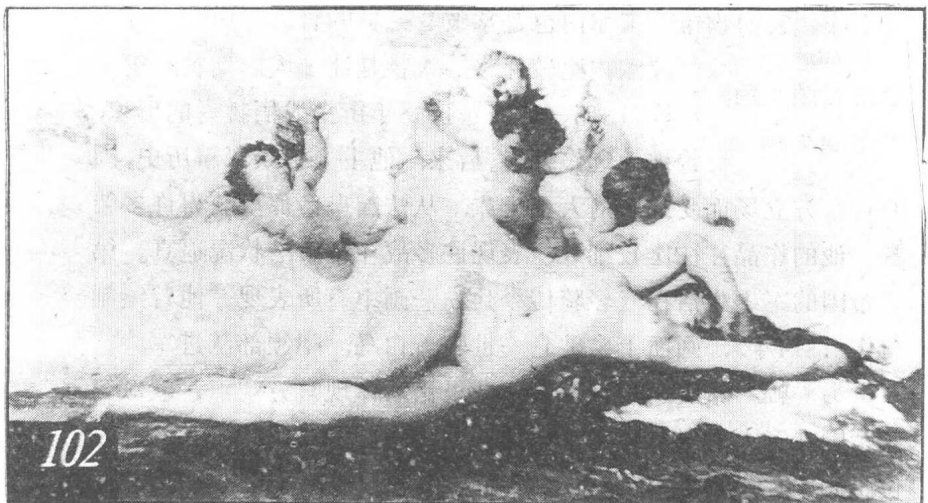
康边宫还有两件艺术品，一是根据万特阿泰的作品《皇后欧仁妮》而制作的绒绣品。画中欧仁妮皇后安详、秀丽，身穿白色连衣裙，由浅绿披风、鲜红桌布与深红帷幔所衬托，显出端庄大方的姿态。另一幅名作也出自万特阿泰之手：《皇后欧仁妮与其宫中女官们》。年青活泼的欧仁妮身穿浅绿连衣裙，处于画面中央，八名宫中女官围绕周围，犹如众星捧月，背景由绿树、蓝天与白云衬托。万特阿泰早年曾任巴登大公国宫廷画师。1834年定居巴黎，受路易-菲立浦宠爱。19世纪中叶，他同时为法国、英国与奥地利宫廷作画。此人手法细致而灵巧，作品引人入胜。他前期喜爱表现优美而伤感的题材，后来倾向幻想与浪漫的画作。万特阿泰受到法国皇帝与皇后双重照顾。他的另一力作《索菲娅·德·莫尔尼伯爵夫人》也收藏在康边的博物馆。

卡巴内尔的《爱神的诞生》

另一位官方画家亚历山大·卡巴内尔（1823—1889）在第二帝国时期深受宠爱，饱享荣誉。官

方定货源源不断，卡巴内尔经常感到心满意足。他画的《圣路易的活力》至今保存在巴黎的先贤祠，供人们观赏。他的著名作品是《爱神的诞生》。卡巴内尔经常选择历史题材，作画手法比较柔和，在1861年沙龙展览中声名大振，后进入法兰西研究院。

卡巴内尔的柔软细腻表达手法符合宫廷的需要，他曾绘制拿破仑三世像与许多显贵妇人像。1863年，艺术科学院成员韦尔内去世，由卡巴内尔接任，他之后，又由埃内尔任此职务。卡巴内尔是拿破仑三世的私人朋友，但与皇后欧仁妮存在“小小争执”，因而虽有数次计划，却不曾绘制皇后画像。尽管如此，欧仁妮仍然喜爱他的作品。当1870年9月第二帝国垮台，她匆匆逃离杜伊勒



卡巴内尔的《爱神的诞生》

里宫时，随身带走的珍贵物品便包括卡巴内尔所作的拿破仑三世像。卡巴内尔至今仍受到某些法国人的重视，1982年6月“第二帝国协会”曾举行学术讨论会，以“卡巴内尔—第二帝国的画家”为题，会上，由画家的后人作报告。报告人惠赠笔者有关著作一册《为孙辈们所作的四人传记》，其中包括卡巴内尔。

“画室内成长 的军人”

政府从不满足于两三名画家的颂扬，它拢络了一批画家。两位经常选择军事题材的画家，受到官方的青睐，他们是韦尔内与梅索尼埃。奥拉斯·韦尔内(1789—1863)与宫廷的关系远不如万特阿泰那般密切。他专长描绘拿破仑一世军队的骁勇善战。波德莱尔曾如此评论：“奥拉斯·韦尔内是一位在绘画中成长的军人”。他的名作之一《丰特努瓦战役》，以较高艺术水平表现1745年5月11日法军的胜利。当时，正值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际，法军于丰特努瓦(今比利时)击败英军与荷兰军。国王路易十五曾目击此次战役。该画现珍藏于凡尔赛宫博物馆。他曾创作一幅《路易·波拿巴总统》，该画现

藏于康边宫博物馆。韦尔内也是拿破仑三世的官方画家。

涂上五颜六色 的帝国军威

学院派内比较保守的人物是让·埃内斯特·梅索尼埃(1815—1891)。1848年街垒战牺牲者的形象，曾被选作题材。后来，他主要描绘军事历史，因坚持官方立场而受到政府人士推崇，从法国皇帝那里获得许多荣誉。他的作品往往比较细致，表现许多战斗细节，状况逼真。第一帝国的军事生活在《轻骑传令兵》一画中有所表现。他曾绘制名作《1814年》，画面上拿破仑一世骑着白马，率领部队进军。

另一幅《拿破仑三世在索尔费里诺》体现官方观点，歌颂第二帝国在意大利对奥地利军队的胜利。拿破仑三世骑马伫立山岗，位于画中央，形象突出。索尔费里诺战役发生于1859年6月24日，拿破仑三世参加该战役时，究竟如何神态，既未留下照片，也少见回忆录记载。弗勒里将军当时任皇帝随从，他如此回忆：“皇帝那时状况颇佳，他不回避危险，但也不作无谓的冒险。数颗子弹射来，击毙他的若干随从，数颗炮弹曾在我们头顶上飞过……”弗勒里将军是否有意美化，不得而知。拿破仑三世自己对此战估计颇高，给皇后欧仁妮发出电报：“伟大的战役，伟大的胜利！”

当时，有一批官方文艺沙龙捍卫者。托马·库蒂尔(1815—1879)向来坚持官方政治与文化立场，在50—60年代的法国文化界颇具影响。他为了维护官方文艺沙龙原则，竭力排斥异己，将持不同艺术见解者，逐出自己的画室，先后与众多同行发生冲突。官方画家还有若干人。让-雅克·埃内尔(1829—1905)以政府立场与学院派风格闻名。作品如《贞洁的苏珊》(1865年)等。埃内尔的绘画在欧洲资产者阶层很受欢迎。他的作品多属表现纯真感情的、熟练绘制的传统人像，也有不少裸体画。由棕褐色的朦胧背景衬托，苍白与珍珠色的女裸像尤其著名。当今人们可以在巴黎市内塞夫尔—巴比伦地铁站附近，找到以埃内尔命名的国立博物